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一九

西廬文集四卷 張雋撰

一

留耕堂詩集一卷 殷岳撰

五三

白奪山人詩集十卷 白奪山人文集二卷 閻爾梅撰

六五

四照堂詩集十一卷 四照堂樂府詩集二卷 四照堂詩餘集一卷

四照堂時曲集一卷 盧紘撰

三七七

宣統庚戌孟冬

西廬文集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西廬文集

西廬文集序

憶丁亥歲館于湖濱張氏其族人廉伯孝廉爲余道其族祖西廬先生事甚悉先生諱雋字非仲一字文通別號西廬世居吳江泮溪其曾祖贊湖濱吳淞馬氏因家吳淞之儒林里生而有文在左股曰楊慎少即穎悟弱冠卽見賞于元璐倪公目爲大器一時名賢如張天如楊維斗章拙生輩皆訂道義交其所著述有三部畧起帝堯二十一年甲子終明天啟七年丁卯編年紀月括前古得失之林著于年月之下爲三部二十紀又約三部之年分布易卦除去八純自屯以至未濟止用五十六卦舉帝王治亂興亡聖賢德業顯晦貞佞消長之大按之爻象吉凶悔吝曲而中難而不越名曰象歷據丹元子步元圖及京房以五星二十八宿分直卦爻之意用二篇序卦觀其始終離合分判節度繫之以星垣則歸舍東西朔南森然就列著測象輯古今經傳子史序畧舉春秋以後二千餘年人物定爲八門曰宗儒曰命世曰本行曰大節曰高蹈曰經傳曰翼教曰藝學起子思子終明馮從吾凡四百三十九傳更考其受業統系支分

西廬文集序

派舉而圖之若宗譜然爲十卷曰與斯錄又有九維序因雜書九宮緒餘推而廣之者也至于韻學有四三韻畧論列先朝理學名儒有寶菜言以及序記贊跋雜文若干篇皆憂憂獨造發古人所未發未及付梓而先生以南潯莊氏史案牽連被戮于杭之弱教坊論者寃之當是時黃顧應徐諸公皆以遺民而入與朝抗節自高備極人世苦境要皆令終以沒世至於先生之無故遭禍欲求爲遺民而不可得身後寂寂又無人表章及之甚矣天之厄先生視諸公又何如耶雖然天能厄其遇于生前天不能厄其文于死後叢殘遺稿其後人猶能保存于水火兵燹之餘不可謂非不幸中之極幸也今夏廉伯之從子念飴君以先生之文集來展誦一過文之峻潔廉悍神似柳州當爲有識所共見而于勝朝之名臣大儒論列無遺褒貶尤爲中肯誠良史才哉迺思二十年前與廉伯論先生得禍事爲之不快累日今者廉伯已嗟宿艸而讀先生之文殊恨不得與廉伯共歎賞之也噫

宣統庚戌孟冬之月歸安王文濡序于海上國學扶輪社之望古逸集樓

西廬文集目錄

卷一

- 史記序略贊
- 測象序言
- 象歷序
- 古今經傳序略前五集小引
- 古今經傳序畧目錄序
- 宋趙齋先生易說跋
- 書左氏四經傳後
- 批點詩集傳跋
- 爲紀子抄正文遺四書賜本跋
- 題君達手鈔劉後村集
- 跋易林元簡
- 古易六十四卦圖序
- 跋玄珠密語
- 古今經傳序略小引
- 詩序卦說
- 左氏四經傳後
- 題孫君貞讀春秋辨改本
- 跋魯齋先生四書
- 刻小學緣起
- 班書序贊小引

西廬文集目錄

- 述治安策刪畧法
- 題王君景辰續慟哭記
- 危齋銘
- 吉祥庵僧修梓神像引
- 吳敬夫唐詩嶺雲集序
- 沈仁枝七音韻準序
- 雲門語錄序
- 新浦寶林寺緣序
- 歲交詩序此山詩
- 儒林北孫氏族譜序
- 吳澧孫氏族譜序
- 與孝章
- 劉承雲七十壽言序
- 題殷孝終先生謚議後
- 郭孝子贊
- 吉祥庵重葺文昌閣小引
- 葺震澤書屋序言
- 句山詩序
- 跋刻證人譜
- 爲霞霧山慧融師乞增山田引
- 重建慈濟寺序
- 書潘子勉訂交後
- 外舅祖龜烏先生小像記
- 震澤楊氏族譜圖跋
- 與沈倩
- 徐田畢氏靜室引

卷二

- 鄭汝聞字說
- 宋文憲
- 李韓公
- 曹月川
- 吳康齋
- 陳白沙
- 張東白
- 蔡虛齋
- 賀克恭
- 章文懿
- 呂涇野
- 丁補齋
- 與斯錄自題
- 王忠文
- 徐中山
- 薛文清
- 胡敬齋
- 馮甘泉
- 林見素
- 羅文莊
- 張東所
- 邵二泉
- 儲柴墟
- 陳克庵

西廬文集目錄

卷三

- 靳文偉
- 費文憲
- 王陽明
- 張甬川
- 鄒東廓
- 王龍谿
- 桂文襄
- 石文隱
- 羅念菴
- 唐荆川
- 張嶧
- 王塘南
- 李文康
- 崔後渠
- 王心齋
- 張淨峰
- 歐陽文莊
- 張文忠
- 顧未齋
- 徐文貞
- 聶斐江
- 許敬庵
- 羅近溪
- 張肥鄉

郭晉江

張澤州

鄭禹秀

呂新吾

沈文端

王文肅

鄧定宇

鄧南阜

高景逸

王少湖

律呂正聲

郊祀

趙歷城

王蒲州

徐華陽

郭文毅

李臨潼

顧涇陽

孫聞斯

羅一峯

歷法

樂章

廟祀

西廬文集目錄

從祀

東宮

外戚

國史

補錄

皇后

宮闈

祥瑞

楊古募船引

募刻印金孝章所書淨住子懺引

募刻漁庵零碎禪引

亭滌花卷跋

西廬文集卷一

史記序略贊

太史公曰。原始要終。見盛觀衰。詩言志。經曲本心。春秋為禮義之大宗。皆原始也。後世樂道其已然者。故善惡不足以勸。漢興百年。儒術顯。海內彬彬。多六藝之士。顧不盛歟。然禮廢樂崩。迄以不振。禾與于野。而黍缺于倉。蠶絲于室。而絃絕于堂。自然之勢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予悲其絕利尚義。抱咫尺不苟。合述唐虞夏殷周神尼子與。而於當世之務。有愾乎其言之者。則魯君子左邱明之遺也。

跋易林元籥

右易林元籥四卷。延陵盛茂卿如林編次。不以乾坤屯蒙為序。而以本卦變爻。自一至六為序。不惟不失焦氏之旨。而亦以補朱子乾坤二變之圖之未備。當

西廬文集卷一

已。若前附十測云。京氏分卦直日之法。以後天卦相加。皆始乾終兌。以命六甲二十四氣。用心殊苦。然此盛氏之說。非京氏之說也。京氏之卦。其傳最古。所謂卦起于中孚。而六日七分。漢世盛有其學。京氏又以之正律。歷代歷法公辟侯大夫卿之卦。因之。楊氏之玄。亦因之。不此之求。而自撰一說。附之京氏。夫古書之不得。存其名而闕之可也。做而為之不可也。即其方未足以論亂古書。而其殷殷焉以求古書之未獲。與其凜凜焉以敬古書之僅存。其志則亡矣。若夫偶有弋獲。率已意而為之。未嘗得罪於古書。雖借與竊。其罪正等。較之狎侮古書。則有間也。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述而不作。予為之說曰。作則任作。述則不可妄述。

測象序言

天以象示。天能盡象。象不能盡天也。易以象測。易能盡象。象不能盡易也。今稍據丹元子步天圖。以易詮次其義。取備星。不取備易。說易家。自費直詳分野。京房用五星二十八宿。分值卦爻。費書不及見。京氏特

卦變輪次相值。如歷日某日直某宿云爾。於星位卦序俱無所取。今用二篇序卦觀其終始離合。分別節度。繫之以星垣。則歸垣舍則歸舍。東西朔南。森然就列。稍為次第。且為作八卦五世遊歸圖。京說益明。

自垂星仰則始作八卦。法天不言。昌成孔演。口代天言。垂象之蘊。書乎二繫十翼矣。今就其條理。求其歸趣。無取錯綜古圖。徵奇立異。

星卦之合。如虛子半之復。牛二月之臨。星日中之豐。熒營之陌。蕤賓之旅。井之井。鬼之小過。當名辨物。備矣。其餘或以所屬。如天廟之渙。天籥之豫。騎陣之師。頓頌之訟。或以其術。如須女之漸。以取女。牽牛之革。以治歷。或以其直。如文昌為夫。八穀為益。內階為升。或以都。比。如都關為豫。虛梁為大過之類。俱非私意。可以安排。至若良冥之指。而盡于鬼。天地之交。而會于心。垢復之起止。已亥之分。廣有其義。信可樂而玩之也。

古易六十四卦圖序
右古易六十卦圖。蓋去四正為司令。而以六十卦分值二百六旬五日三時。此

西廬文集卷一

二

六日七分之所自起。所謂卦起于中孚者也。楊之測玄。京之命律。及後世歷家靡不由之。學無專家。其說混焉。獨一二月卦。僅見于鑿度。緯文階駁。推明之者鮮矣。今列卦為綱。攤玄首其下。律名公辟。以次詮序。則知雄非僭經。全為傳體。房依名類。義匪駢枝。觀泰歸妹之交。如經文之無虛設。揆郊夏正之典。悟建起之應幾微。至若節中分數之淺深。日星古今之離合。別為表例。以存其概。庶後有見聞有所據依。以為增加之端云爾。

象歷序

約三都之年。布之六十四序。曰通卦統之八純。曰建卦次之五十六爻。曰象卦三者。幽顯參伍。益著其目。而以象為案。定歲月日時。梓刻之數。舉帝王橫件升墜。夏秋拊合之端。聖賢德業。明晦奮荅。貞佞消長之大。著吉凶正人事。蓋自孔子以歷識易。紀天心叙聖人。題錄興亡三十六卷。弗傳。後裔支離。猥為識說。夫著圓以知來。卦方以藏往。括前古失得之林。律之象。曲而中。難而不越。故曰卦者掛也。掛萬物視而見之。義存彰往。戒著不占。苟優游信潔。究體譯。優乎

其可畏也。泮乎其可悟也。介乎其可誠也。是亦舉類之一助也。

跋玄珠密語

右玄珠密語。原十七卷。今併地應三元紀篇。為十六卷。壬辰春。從朱克遠借鈔。其中論運行氣交。有數可稽。有位可考。先後遲速。逆順強弱之說。備矣。至通之國家理亂。類應吉凶。鑿鑿然不止一家之學而已。意古者占望之書。猶有存焉者乎。邵子曰。素問密語之類。于術之理。可謂至也。其必有以取之也夫。

古今經傳序畧前五集小引

六籍之後。遭兩大替。秦斯是也。新莽是也。斯專夷滅。莽用文奸。似不類。然學聖人而不得其統。生後世而好用其愚。必出入于此二者。自漢以來。六籍代興代廢。一氏起而百氏熄矣。甚者即一氏起而一氏熄矣。學宮之路。荒制舉之名。墮黨權之勢。軋莽與斯蓋相屬也。飲酒云。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慙慙。如何龍世下。六籍無一親。今學者亦知刪定。實修之汲汲乎。亦知曾思之徒。親承諸裏。標舉孤緒。垂之為書者乎。亦知去聖時遠。邪暴有作。七篇不在禹功之下乎。亦知烈

西廬文集卷一

三

焰之餘。壞垣之內。百孔千瘡之補綴者乎。亦知綿綿延延。似斷似續。雜起而扶。堅之者之艱乎。亦知撥覆覆而累日。倡而明之如謙洛者乎。亦知洞胸扶腎。章句集註。本義集傳之緯然者乎。亦知學蘭絲析牛。毛于喙而响答者之不窮乎。亦知命儒臣編修。親抽睿思。總而叙之者之甚盛德乎。自昔聖賢。所以幸後世者。如彼其至。而今之人。卒以發策抉科。希世取寵。積黨營私。應之宜其視存與亡了不介意。又甚者比之黃茅白草。而千百之什。一未有起而尊且重之也。昔人有言。文王濬鼎。武王蕪薪。周公割烹而薦之。管蔡不食。其若之何。方今天地反覆。詩書道喪。斯莽之禍。日新月異。不揆其本。吾適安歸。管論老之徒。近莽釋之徒。近斯。鄧書燕說。無所不飾。老之所以近莽也。魚目作珠。無所不賤。釋之所。以近斯也。雖滄人心。其禍必發。隆萬以後。可知已。其惟敬乎。能敬已者。則其所飾。能敬己以敬人者。則無所賤。吾知尊其所尊。而所不尊者。不敢畧也。吾知重其所重。而所不重者。不敢遺也。則以生今之世。千百之什。一其僅存者。非細故也。謹列古今經傳之序。為五集。第如右。

甲集 陽氣萌動物始甲出象漢諸儒餘爲唐初
乙集 陽出乙乙屯而未伸首昌黎氏迄于歐王
丙集 文從乎內陽外炳然濂洛關閩于斯爲盛
丁集 陽不爲主適與陰丁屋社諸賢悲彼不遇
戊集 通物而出戕物而入茂哉昭代決所從違

古今經傳序畧後五集小引

予既第古今經傳之序爲五集或曰經之外有史子集其置譜曰經無外也行
將舉史子集盡蒐諸經蓋無往而不得其喬焉易之喬則太玄秦同洞極詩之
喬則騷賦五七言書春秋之喬則二十一史通鑑綱目最灼然者也禮即壞樂
卽崩莫不有喬至周官一經旁羅緯象律歷職方兵刑農工食貨醫方技術其
喬至廣若古今名賢碩儒之製爲語孟之喬九章六書爲小學之喬博物藝文
爲爾雅之喬各以類別附爲五集嗚呼方予之求經序也哀天下弘文鉅軸欲
一言之幾于經不可得茲則盡廢而麗之經不已濫乎夫經故無外也史子集

西廬文集卷一

四

者猶之十姓百名聚爲州里統之以天下斯已矣此無外之實也然而居者求
其所止焉行者求其所至焉往者求其所通焉非是則蟻巖浩渺鳥獸龍鬼之
區雖無外而未始無擇也未始無擇則雖欲舉而盡麗之經而或終無一言之
幾故予之爲此集也統異于同也亦所以致嚴于寬也其于向者尊之重之之
意一也窮鄉僻學聞見限之姑著其例云云

己詩之商 易之往來象星勾回兩已爲賦詩之麗則

庚書春秋 更而續之物得其實史以乘要無文不質

辛禮之商 物維其新禮反其陳竹箭之筠松栢之心

壬論孟之 受之弗毀始之弗徙任道之言其來無止

癸小雅爾雅之商 物有度數撰之以方謹始其臧慮終其章

古今經傳序畧目錄序

自天子贊易序卦有詩大小序有尙書序其後作者率以序終之如孟子由堯
舜章莊子天下篇則其例也太史公班固因之既在正文不以入畧今所錄者

或附或離或著或否或因序以徵書或書亡而序在其別十有二曰序曰引曰
讀曰贊曰錄曰題曰跋曰發題曰書後曰斷篇曰表奏述一書之梗概紀流傳
之遠近蒐輯所集畧見于茲云

詩序卦說

程子曰周南召南如乾坤此詩配易之祖也張子陟降庭止江沱之股以詩說
易之宗也近世黃氏象正柳比詩易號爲能言然意主歷數故用先天所稱乾
之姤乾之復猶是楊玄兩屯兩小過之意今茲主乎義理一本序卦統之八純
次之五十六緯如測象之法乾坤統二南坎離統十三國震艮統二雅巽兌統
三頌次風始于屯王之基也終于遜周公之東也次小雅始于大壯王之盛也
終于困澤之衰也次大雅始于井周之舊也終于豐德之至也次頌始于旅宗
廟之事也終于未濟嬾受之微也若夫雜物撰德依類起義有春秋比事之教
焉以三百十一篇匹三百三十六爻而闕二十有五其闕者天數也故卦有五
篇有六篇天地之別也天數二十有五故二十五卦五篇地數三十而有三十

西廬文集卷一

五

一六篇者去南陔等之亡則猶然地數也易用韻純是詩法象著比興辭兼正
變因其序而樂玩焉詩乎如善方操易乎如聲在絃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亦
見夫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穿鑿損益而得之者非齟齬以求合也

宋趙復齊先生易說跋

復齊先生之書所以傳于今者其自得之深不可誣也至其立義高潔命辭謹
嚴尤非後來說經者之所能及嘗讀其頤卦義謂動于春夏止于秋冬天地所
以養物動于日出止于日入人所以養生革象義謂澤中有火兌見離藏正秋
時也火藏矣而非無冬繼秋春繼冬夏繼春父子相傳因也秋繼夏金火相代
革也何處得此精理世以鶴聲汗浹之事疑其爲禪夫禪者捨放肆鮮能精
密復齊憂憂至死自恨脚短不能更進非禪者比也朱子每不滿其易說以其
太精太密多所穿穴未免有瑣細之病觀百物則知化工朱子有一部本義在
胸中安得不云爾乎讀者無以復齊之書疑朱子過于裁抑亦無以朱子之云
云而謂復齊之書不足錄也此書所寄非小因緣不直則道不見惜其先朱子

沒。使後世無以知其傾倒。悲夫。

左氏四經傳後

予嘗謂左氏非一經之傳也。觀其饗粟師門。茹毫暵削。以二百四十年之書。為之門戶。裨閎變化。以盡平生之所聞禮。則其附祀也。詩則其疏屬也。易則其官與也。書則其靡介也。是可一經盡之乎。苟得而入焉。類而列之。其指歸之大條。析之細。皆可以無憾于專家。而亦忘乎其為一書之所連及。夫合江河淮泗而為海。酌海者不能別其江河淮泗。求之江河淮泗。使其勺滴。皆可以海。則夫傳之一經。與其或禮或詩。或易或書者。得以曲嚮旁通。而離合之已。是為序。

書左氏四經傳後

余讀史記。每裂毗班椽。後六經退處士等語。讀左則急欲洗浮夸二字之冤。子曰有馬者借人乘之。左氏蓋夫子之借乘也。間以所輯傳例語誦孫。誦孫曰。是猶夸也。曰夸哉。我其以弗畔也。或曰。子以一一四。孰若四一者之渾渾乎。日子不見夫管乎。近一遠五。或近一遠六。皆啟焉。皆塞焉。不成管矣。或啟或塞。而加按。

西廬文集卷一

柳之音之所由生也。莊子曰。廢一于室。廢一于堂。鼓宮應。鼓角應。其一絃與五音無當。而為音之君者。亦思之乎。或惘然曰。無惑乎人之言夸也。錄成以書于左。

題孫君貞讀春秋辨改本

嗚呼。此吾友孫君貞之遺書也。君貞諱宗。為質庵先生猶子。家其易學。而旁及他經。皆有論著。惟讀易辨。讀春秋辨。為成書。易為專經。故讀易辨。雖極排纂。而時有未脫舉子家語。至春秋。則書去弱。獨以意逆聖人之經。取諸傳。而繩其當否。不惟不滯于舉子家語。而且舉古之言。春秋者。或未得其一言之幾。其志可謂雄矣。書成。已為學者抄錄。意忽不嫌。于是復取聖人之經。盡去諸傳。而讀之。并欲焚已所著。久之。因更艸。自隱元年。至桓十有一年而止。即今改本。又忽不嫌。亦會病及之。勸成其書者。惜其病。不敢再三。而君貞于病中談春秋。輒奮髯揚袂曰。吾今似果有得于聖人之經。吾讀春秋辨。及改本。皆不能盡吾意。聞者無從而叩之也。君貞嘗受知于許平遠。黎左嚴兩君。以為文字澹臺子。

羽晚乃沈浸于經。如是兩君豈盡識之哉。慕已宿艸。而余得其改本于其兄君達氏。揮涕讀之。卒卷曰。此在昔若所未嫌。在今日當思其所以未嫌。則于此改本。慎毋忽諸。不特改本也。于初稿。慎毋忽諸。知君貞之所以為春秋。則知君貞之所以為易矣。

批點詩集傳跋

紀子遙集。從子問詩集傳。子用魯齊先生批點四書法。勒一本與之。且告以章句訓詁。詠詠涵濡之意。問何謂詠詠以昌之。曰。昌即興也。不諷詠。則不能感發而興起。非特涵濡無地。而所謂章句訓詁。亦散落而無以自舉矣。願子思昌之義。以昌子之身。

跋魯齋先生四書

自勉齋先生。至仁山先生。各有批點四書。茲所傳。文憲魯齋先生本也。趙考古學範。著勉齋例。黃旁抹為綱。為凡例。紅旁抹為警語。為要語。紅點為字義。為字眼。黑抹為考訂。為制度。黑點為補不足。勉齋本不可見。讀文憲之書。以求其例。

西廬文集卷一

不其然乎。後世喜言師心自得。不知古人樣轍。終不足以有得也。耆矣。惟欲日置此書。涵詠數百過。庶于淵源脈絡之間。有所警動。而循勉焉。亦願傳此數百本。以與讀四書者共之。

為紀子抄王文憲四書點本跋

自予得王文憲四書點本。凡手抄數過。喜借人抄。亦喜抄以與人。然同味者鮮矣。紀子毀尚未遍。見而輒喜。故亦寫一本與之。他日能篤信深嗜。有不徒如今日之喜者。未必不以今日之喜為之千里足下也。若僕白首無識。誠不自覺其喜之果何所為。持以語人。其不笑且諍者幾希。故以囑受我書者。毋若予之徒喜。則畢我餘年。復書數十本。坐而進之。亦所不靳。

刻小學錄起

昔與子舒從漁菴游。每嘆儒者不知近思小學。僧家不識信心參同。故板刻近思。將以次及小學。陵谷後。近思板燬。恒用悼惜。子舒舊讀信心參同者。一日來。即予謀曰。願為子成小學。所謂脫却衲衣著袈裟。來佐涪翁刺釣船者也。自非

信如神明。敬如父母。孰肯爲此迂事。隴西之序。極飛揚跋扈之雄。所以爲勸者至矣。予更何贅焉。抑朱子有言。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不知無古今之異者。未始不可行也。通乎古今。則時可知已。刻此于喧嘩之日。豈迂也哉。

題君達手鈔劉後村集

後村學師西山。而數稱艾軒。于詩喜言宗派。而不規規宗派。于文號大家數。亦非家數之可拘也。縱橫捭闔。其所自得者。偉矣。集五十卷。林虞齋序。壬辰。予從韓仲弓氏借抄始一二卷。仲弓憫予。遂以全帙歸之。豐紳又從予借抄。甲午乙未。與達翁同寓。凡予所得。呂氏童蒙訓。胡子知言。雙峰紀聞等書。無不手寫。又助予寫誠齋東萊二集。及晞髮白石諸編。每一編成。即相傾歎。以古人不作。譬諸草木。則臭味也。坐而進之他人。其不笑且詈者幾希。今年達翁館猶子棹棹家。予久客歸。如秋風華表之鶴。見後生而心悼。又安能出囊中裝相餉。即予亦自疑其昔人。抱標湘以泣。且夕過從。非達翁。則憔悴欲絕矣。一日欲手抄是集。予訝其閼。自分不能如仲弓。舉軼相遺。又不能稍佐泚筆。不半歲而書成。

西廬文集卷一

八

縮筆窠爲蠅頭。舊本凡一千七百餘紙。今七百紙。正譌闕諱。周詳以慎。古人欲殺書以寫漢書。未爲勇也。因命予誌月日其後。予曰。後村以詩名。世無知其文者。況學乎。且世方宋人詩弗觀。于後村乎何有。幸什襲之。三十年後。當有知後村之詩。乃知後村非特詩人。因知仲弓與予與豐紳與達翁。非迂士也。

班書序贊小引

固稱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此史法也。故夫賈晁之論。衛霍之功。楊馬之辭。有一毫殫其筆端。則不能史。昔人謂太史蓋橫空之足。乃固亦汗血之駒也。或以爲蒼松之姿。而附凌霄之色。蔽離于經。流爲賦手。孔子曰。過吾門而不入我室。我無憾焉。于是錄其序贊若干首。原始要終。以爲實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居可知矣。不激不亢。猶多微文。

述治安策刪略法

太史公綴鄒陽于魯連。置賈生于屈平。曰之二子者。三代之民。不得系之漢。顧

著陽獄中書。而不及生之治安。蓋是時。賈爲全書。不可裁節。至孟堅。而其書攙截。乃據其大畧。類因合散。約爲一章。別出封建淮南二疏。俱入本傳。又以積儲鑄錢分附食貨志上下。大要皆刪潤。太息痛哭中語也。觀其截鶴續鳧。捉襟補肘。有方圓之中。而無繩削之迹。牽連轉動。驚猶鬼神。噫。亦奇矣。一書之成。其所埏埴。將止于此乎。世所傳奇文。安知不更幾手而後定。陳思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可謂名言。前輩讀春秋。恨不見當時未筆削本。今粉稿具在。用班馬異同法。勒出之一。出入字句之間。猶可以爲操觚者烹煉之助。計賈書五十五篇。劉取者二十三篇。各志其前後。其一篇軼大戴禮。今正之云。

題殷孝終先生諡議後

殷孝終先生諡議。定于朱子彥兼。其嗣君某。介誦孫乞序于予。嗟乎。余殘形之人也。尙敢序先生之全歸哉。竊惟髮之于人。無所痛癢。而迫于死生。宜若可以避就。然志士寧死而不辱。乃其絕七勺七日。惟全歸一念。以之對天地父母。豈特引千鈞之重。而鄭氏釋宣髮。至比之靡紳。外也。若先生者。可以風百世。恨

西廬文集卷一

九

平生之未能親炙。而猶幸讀朱君之議。凜然如見其人。然又竊聞先生之先出吳江。因瀆之九曲。港于我里。蓋所謂丘陵草木之緝也。沒而祀之于社。在後死不有耿光也哉。遂書以遺之。

題王君景辰續慟哭記

王君景辰。誌其先公開然先生。殉節之月日與地。泣告于所知。所知咸曰。自我明興。王仲縉以忠文之故。作滇南慟哭記。垂二百七十餘年。耿耿如一日也。今天地崩圻。王氏之後。復有子哭其父。哀鳴嗚咽。殆不忍聞。因謂之續慟哭記。夫忠文以洪武六年致命。二十九年。仲縉始得至滇。茫昧萬里外。諱日諱所。俱依稀得之衆口。踊躍漏澤。莽礫犁鋤。間。迄不得遺殖。終古銜痛。王君之父。死不越鄉閭。觀者識其色。感歎者指其處。而王君得親含殮。殯于先墓。望于先墓。此仲縉之所呼籲。而不得者。然忠文死于盛時。天子之所褒史傳之所揚。學士大夫之所載。泐足以施于無窮。而大慰夫爲人子者之心。若王君之父。死于其亂。使王子吞聲而不敢泣。而世之俊杰者。乃比於溝瀆之小諒。其真且頑者。雖知之。

不復能道之。雖道之。不復能信之。慟哭同而所遭或異。何王君之不幸哉。窃謂忠文啣國威命。演為遊魂。一死不易辱耳。若喪敗之餘。丘民天子。勞甚遠絕。而呼吸咫尺。寔獲我心。反難而仲縉之記所。以不死其父者處。其順王。君特處其逆。為尤難也。夫安知世不更有冥且頑者乎。君父諱日章。吳江儒林里人。世為醫。能讀書。教童子於烏程之苧葉灘。兵搜不難髮者得之。不屈以死。

郭孝子贊

維姓之分。浩不可紀。固以山川。變以宮徵。唐十二劉。別派異處。蘇氏所譜。特五世爾。有覺之行。知遠之邇。一字之同。油然姓始。匪由排布。其直如矢。惻隱之感。時爭則止。威感吾心。曠世如泚。不殺不伐。順於茲理。麟亦有角。麟亦有趾。異彼踴觸。其仁無已。哀此末禳。乘室旅旅。有父有昆。視郭孝子。

危齋銘

乾易知險。坤簡知阻。日安以動。其動莫禦。人心惟危。一去一處。毫髮之間。為虎為鼠。燭之以明。履之以誠。猶曰敬只。若履春冰。矢危不激。山危不傾。居危而安。

辭危而平。世路之巖。如轉百變。割塗行石。御者弗眩。惟危之始。恐懼戰戰。惟危之終。言笑晏晏。今之所游。羿之彀中。馬弮虎馱。或犯其鋒。顏齊以危。君以自碧。我作銘詞。謬如秋風。

吉祥庵重葺文昌閣小引

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第一星為上將。大將軍。建威武。次二星曰次將。尚書。正左右。次三星曰貴相。太常。理文緒。次四星曰司命。主賞功進德。次五星曰司中。主司過詰咎。次六星曰司祿。大理。佐理大實。乾鑿度曰。文昌六局。夫自聖人為書契。治百官。察萬民。其職宏矣。以梓潼神當之。自舊無明文。梓潼異跡顯著。僅見孫可之集中。今道家撰化書。稱趙王如意以下。歷代變名異姓。語多不倫。無足采者。然相沿已久。藝林含毫吮墨之徒。以其有其相。輒尸而祝之。我里舊有閣。在吉祥庵佛閣之東。萬歷中頽圯。先子慨焉。與一二故老。捨敗壁而新之。塑立神像。四十年於斯矣。遭兵燹。蹂藉風雨。漂搖閣傾。像仆。過者傷心。住菴僧某。一日携素冊過予。曰。子已焚筆研。壞衣冠。逃空世外。度世間成敗事。

非所預聞。雖然。此子先人之志。子無力繼述。我請建鼓擊鐸。為子成之。世雖艱。而文事未啞。咕嘩之聲。聞於遠邇。安知英英輩出。無孫可之之人。為神所冥相者。於以大振綱綱。興廢起墜。六司之職。匪異人任。且子具悉閣之成壞。始末強為我序之。於是辭不辭而為之書。

吉祥僧修梓潼神像引

自孫可之作記後。梓潼之神。常有私於天下文筆之士。天下文筆之士。亦從而私之。佛屋不宜置神像。而猶置之者。有私之者也。僧不宜事神像。而猶事之者。因人之私而私之。非僧私之也。僧學佛者。其類惰放曠。視人世榮辱。取舍為何等。無私於神。而神亦不為私。願以神像之侈。剝黷昧為地主。頌言之者。僧不為神私。而神乃私於僧。此僧之公也。則嘗有私於神者。幸勿視為僧之私哉。

葺震澤書屋序言

震澤書屋者。為宋著作震澤先生王公。藉信伯設也。先生親伊川之門。來游居於此。寶祐初。時齋沈公祀於鄉塾。以先生門人陳公長方。楊公邦弼。配號三賢。

祠歲久而圯。今普濟寺東偏敗屋一楹。沈之子孫。修故事為之。非其舊也。先生之學。具朱子伊洛淵源錄中。龜山嘗云。師門後來成就。無喻信伯。和靖亦云。朋友切磋。正賴吾信伯。先生之門。又有施廷先。方次雲。一輩流至艾軒。為南夫子。當周程既沒。朱張未興。使東南之人。知伊雒之學。誰之力哉。先生之粗豆。不宜在一邑。一鄉。以一邑。一鄉。私先生者。非也。然以先生之遊居於此。而無所表著焉。居者不知。過者不問。是一邑。一鄉。不敢私先生。而先生所為。不宜在一邑。一鄉者。其孰從而議之也。舊祠當輓路之衝。且奇浮屠廡下。擬當湖山之勝。買地一區。構數椽。蒐先生之遺書。而刊置之。歲時展先生之像。而拜焉。配以陳楊續以施方諸子。度此務不為迂。敢說同志者。

作此序已適。董子舒至。告小學書成。曰。是舉也。吾當為子併成之。如小學書矣。予驚怖其言。因請其術。曰。吾無術也。子告我曰。有順無強。是北宮奢之所謂毫毛不挫也。三月而成。上下之縣。豈足多乎。且吾以子為賢。以吾為斲。子母失其質者而已。固請曰。吾終無術也。子又告我曰。不敢私先生。吾居若

之斯容。如著龜鬼神之酬酢。而百姓可與共知能。噫亦奇矣。而又為之立等類。以約溫公之繁。辨宗派。以盡唐人。之巧。譜統者。以見字母字祖之同條。詳收音。以該字頭字尾之極致。蓋自陳先生獻可皇極之已行。而仁枝為之忠臣。唐子。灝儒小學之未著。而仁枝為之先得者也。先是仁枝之書未成。予以詩促之曰。此是格物第一義。書成而以準名。知準之為準。乃知格之為格矣。今學者好言。希聲。此無物之物也。旁求詰曲。此蕩物之物也。支離譎謬。此蔽物之物也。孰知。自然之天則哉。仁枝又有轉聲經緯圖。以準吳才老古韻。有三聲經緯圖。以準。周德清中原韻。皆已次第。余特憇懇。請先出此種。以為學者之數準。餘則徐及。之爾。

刻證人譜跋

證人譜者。念臺劉先生之所以為教也。先生未沒時。刻于越中。後十三年。朱子。相氏。復刻于滄上。嗚呼。人者人之所以為名也。有寔之者。不倍于天。不墜于禽。不責于鬼。而以其實之者名之。是先生立教之大端也。証者驗也。如先生之人。

可以自驗。可以衆驗之者也。不必驗之異日。而驗之平時。不必驗之死生之大。而驗之小物細故。逮夫驗之平時者。猶夫其異日。驗之小物細故者。猶夫其死。生之大。而後知先生之教之不誣也。譜者牒也。是即其自驗衆驗者之案牘也。抑譜者種也。族也。一念為之種。即念念為之族。一事為之種。即事事為之族。所謂不出乎其宗者也。抑有其一念。有其念念者。皆可以為之種。為之族。有其一事。有其事事者。皆可以為之種。為之族。所謂不離乎其宗者也。先生所以率天下之人。皆順乎其名。皆思乎其寔。而無負乎斯譜者也。是先生之教之心也。而或者以篇首無善二字。猶為先生之粵吟。非善學先生者也。子相文肅公之孫。從吾友沈尹同子游。樂善不倦。庶幾服先生之教。以自治者。憶甲申之歲。杪予。得晤先生之友。玄趾王。先生于滄上。玄趾盛稱此書。其明年。玄趾遂與先生俱。成千古。竊謂玄趾在滄宜有俎豆。今是書之刻于滄。倘亦玄趾之意也夫。刻成。又三年。茂在屠維閏月之朔。後學張某謹跋。

雲門語錄序

洞上之宗。自宋宏智以後。無光大于世者。至我明。始有散木禪師。挺生東粵。振。起中落之業。雖其淵源。遠有端緒。而規模宏廓。器識高明。非當世可得而量也。觀其驅靈破山。鞭石吼血。使書文執偽之徒。望風裂腦。豈區區繩墨語言之所。激發者哉。今往弁山。瑞白雪公。其克家子。親之最。得之最。最後。蓋偃蹇數家之。門墻而幾失之。是亦見其牽鉤斷縑。驚揚震蕩。有不可急于湊泊者已。其語錄。舊有二刻。詳簡不同。貞繁互見。雪公復節成若干卷。較之先刻。殊為精要。雖人。情喜略。曲被時機。而又見父子振成。借言顯發。木頭碌。竟無奇妙。苟能尋流。返源。識其終始。是亦樂城所謂拊手一笑者也。余非知禪師者。幸游雪公之門。故敢僭弁其簡端。

為霞霧山慧融師乞增置山田引

百丈以前。岩穴。士生涯。只在鏗頭邊。蓋石屋老。祖家風如是。耿耿三百餘年。雲。仍守之不替。所謂山田三畝半者。故無恙也。但原田臨嶠。墾一二日。不疏治。則。鞠為灌莽。而桑海後。為巖發。胥疏其中。僧棄未以逃。則田且石矣。況時平。廬落。

股羨。失于田者。僧縱不求。未必無所償于田之外。此際則何所恃乎。不恃于田。之外。而益不恃于田。將鏗頭之證。徒予欺也。于是欲于山之下。擇平衍耐水。旱。者。別置一區。以補原田之不虞。使于彼于此。不至無所恃而已。予與慧融交。垂。三十年。而融與蔡沈二子。前後相知。憫其老而窮。故願為之建鼓。其應之者。為。我三人。則拜之。為慧融。則弗拜也。

新浦寶林寺緣序

瀨湖數十里。廬舍丘陵。竹木葭菼。映以湖山。如鏡中像。佛屋亦鱗次。鱗魚相聞。予家儒里。一日足力所及。裁至寶林。而衲友散公。為世誼。韻勝不減少觀。其監。寺容生。又余幕阜同游時。汲泉采蘭。客也。不能數過。猶夢見之。乙未五日。散公。纒截來。相慰無恙。外。出靜嘯所題舊疏。曰。我寺創于唐。歷宋。更幾廢興。萬歷中。靜嘯。而植之。頗還舊觀。今字劃猶新。而幾時閣。棄之迹。日就傾圯。顧主事者。不德。無以率遠邇之望。而動其歎息興復之思。欲別請名。碩。肩任茲事。又卒無。應者。則隕越。是懼。且奈何。曰。予時患公之不自克耳。夫興廢之故。孰不慨焉。心。

憫而以里多君子其轉敗爲成吹陳爲新者比比也顧環視而未發以公卜也公不自克而談之他人乎哉公白頭舉事不萬全不發也

重建慈濟菴序

慈濟菴廢址在邑西鄙與湖錯壤地名叢雜崇禎間有樞析薪得樹根類菩薩像尸而祝之倏忽騰躍遠邇翕然以漸娶起疾至者肩相摩也未幾煥爲金碧故相國朱文肅公爲書其額又未幾以里僧搜擊相爭許有司不能平以開命毀之文肅以書額鬱悵抱疾終嗟乎一媪無故以與之數里僧以無故敗之何成毀之暴也自是鞠爲灌莽不可銖錙以虛租累里藉者餘二十年然慈濟之名登之負版亦已久矣翠峰僧超澗一日謁里之耆老而請曰此地以起滅累菩薩又以輒脫累地主有其廢之莫敢舉也雖然因地而倒還因地起澗不材縱不能明正法以去昧夢釋菩薩之累獨不能作一香火粥飯僧拾芻剪荆供輪歲租以釋地主之累哉且變革以來是處修舉斤斧之聲相聞獨此如犯國諱噤不敢發無乃先朝所以懲愚媪里僧者以備菩薩也其旨不明而終以爲

西廬文集卷一

菩薩之累爲菩薩之子若孫者又不能出死力以爭菩薩之不爲彼而爲此睨而視之其類泚然則自釋其累之不暇而又何以釋人之累也里之耆老曰此地閱僧多矣無如澗之近實者是必能釋我累以釋菩薩之累則庶幾釋慈濟之名之累文肅九京或有興起者乎撥亂反正于澗乎有望

歲交詩序

予得交此翁因漁菴時漁菴居南城方却黃藥詞書閉關高枕人罕識其面而此翁孝章醒公諸君子獨晨夕焉此翁兩節母尙無恙每炷香淪茗先共二母次以及客指之曰吳中謂二石像此迺吾維衛迦葉也既此翁以孝動天子兩節母死生得褒揚至顯榮矣漁菴忽忽棄南城去未幾天地崩坼寄命戈鉞以此翁之孝至不能躬其親之含殮而漁菴亦流離委瑣以殤殤日吟風弄月之地轉盼爲灌莽斯何時哉而此翁乃以君親無窮之一舉而注之于漁菴十餘年間擇潯南沮洳之地爲琪琳香谷凡漁菴之所欲爲而不得爲者靡不爲之不知天之借此翁以成漁菴乎抑亦借漁菴以成此翁也抑漁菴之于此翁各

西廬文集

自有在兩相成安知其不兩相落也今漁菴之塚堵巋然而兩節母之遺像在室每過其處高風諶然彷彿南城時又不知今之時爲何時也歲交詩者此翁自譜其流離廢興之迹因日月之終始而爲之永言寤歎心也首某年繼某年某年以贊于今志其初志其變而特未得其止也是義熙以後之甲子也醒公已矣孝章猶在尙可得而適其意也

書潘子勉訂交後

易同人曰大師克相遇同人之究爲師也旅先笑同人先號咷今之交皆旅也酒食徵逐拍肩執袂以爲氣合皆先笑之類也讀潘子訂交其知號咷之義乎而潘子獨董董然思其所以自克而求其所以相遇者潘子之訂交潘子之善用師也夫君子無無故之合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潘子之至性于其親及其兄弟姊妹洋洋如也而後以其得親者信友雖形格勢禁夫孰得而間之而又成已者必能成物此師貴以衆正也潘子之辭婉篤而深厚蓋將胥天下而反于其始爲潘子之交者能終思其所以克而慎求其所以遇詩曰神

西廬文集卷一

之聽之終和且平我爲潘子之訂交誦之矣

儒林北孫氏族譜序

吾里各不越二三百武以進士起家者凡三孫氏皆不同譜里人以其居命之曰西曰南曰北云北孫之族則世所師尊質庵先生實大之而景戌之難先生之曾孫孝廉以節死家並燬里之人遂指以爲戒而故老之歎歎者亦以爲先生之德不以庇其後也嗟乎二百七十八年以來得一士如此亦足以報菁菁之養而淵源所自先生之祖豆爲不孤矣嗟乎如吾里三氏鼎立今二氏者子姓湮滅至無以寄蒸嘗俱不免王承福之歎安在不以節死遂得不死而不以德庇其後或容有他術也雖然今其族流離轉徙靡因靡依抱桑粟以居者亦惘惘然無以自固其不爲里人之戒者幾希君達氏傷之遂舉其譜依蘇氏法斷自先生之祖始遷儒林直齋公以下別爲圖系以傳使子孫知所根柢亦呼天反本之意也其居心厚且遠矣夫族之良猶種之美也種之成其登之黍盛厄之春籟者所餘無幾而言美種者必歸焉然則先生之德之長豈有既乎君

達者先生猶子即易參疑序稱弟仲光之冢嗣也。

外舅祖聽鳥孫先生小像記

蓋吾里百年前南孫氏有兄弟兩碩儒曰見江曰南衡于書無所不窺躋于場屋皆以明經終各戒其子毋習舉子業其後南衡之孫成進士累官至方伯則南衡既食其報已見江學過其弟嘗為學使者委軒臺省寶鑑一書凡數百卷莽年而畢書寫吏二十輩不能給先生為見江子最篤古誼以先產讓其兄獨與其配石塚丁夫人耕鑿起業別創橋東一區宅成有父老周視其藩落策指其室曰師子率秣只見師子不見見江言訖而隱丁夫人賢能盡護諸比鄰使無間言子行素翁即外舅與方伯復為兄弟相頡頏序序間竟不能達內弟黃初甫精心妙詣能探濂洛家闢奧又喜設通鑑述人事歲編書未及成以病先行素公卒子僕從予遊自見江至行素公三世皆有画像乙酉丙戌之間再掠于兵像不復存已亥春僕弟珪從破麗得敗緋振拭之乃先生遺容雖漫漶猶可別識其秋適郡名手張永暉至僕方病流涕語予聞永暉工臨摹其所寫吳中

西廬文集卷一

十八

往哲皆生動倘可為僕謀之否予謹諾則請其遺像以叩永暉坐稍定永暉即伸紙振筆為之翕然神肖與予兒童時瞻拜者丰采鬚眉至巾寫袂袂一無今昔之異疑有鬼神行其間乎見江之後習舉子業者率不食報聽鳥先生不習舉子惟以先命為厲屢此誠知所重有不以人世之榮枯為榮枯者遺像之傳良有以也世多疑老父之語或未盡善予請釋之曰但恐其非師子耳果師子不繫其種不種也此老父所以告後世之意也

吳漢孫氏族譜序

孫氏之先自元綬由長興四安始遷吳漢四傳為平叔平叔子琳既有二孫曰江曰海平叔晚有庶子瓏幼以屬琳令子之遂易名洪行第三從其二子析產然琳終不敢夷弟子子其稱謂之閒及于訓告丁寧未嘗不三致意焉其後瓏之子孫日繁能讀書多遊覺序有登甲科者謂名不可以不正譜不可以不辨自正名辨譜之說起而琳瓏之後世日相齟齬孫氏之譜幾不可復問有進說者曰眉山蘇氏之譜止于五世瓏之後世自宗瓏而祖之不啻五世矣矣紛紛

者為瓏之後世聞之輒泣曰吾祖自長城轉徙以斬艾此地迄于今不數傳春秋蒸嘗之會不能及千指忍離而二之且平叔之所以屬其子與琳之所以保其弟者其德安可忘也此吾辨譜之意有在于正名之先者原扞氏一日手其譜乞予序且述先世之故以譜之不辨為憂予曰何憂哉世次之昭然者雖百世不可易也而以兩家子孫不能善承祖父之志致德墜于爭實亂乎名不聞絜胎之求仁乎瓏之後世能以父命為尊雖子子孫孫以弟而降子之列怡焉安焉不敢稍有所戾焉尊琳之後所以尊平叔也琳之後世能以天倫為重雖承訛襲舊以子孫而改祖父之稱翻焉勃焉不敢稍有所斬焉重瓏之後所以重琳也行見義風洋溢皆將有鳳毛麟角之聞而一家讓一國與讓其落彼豈有涯哉原扞其慎保此譜以俟風俗之成不蕪正名而名已正矣

震澤楊氏族譜圖跋

震澤楊君巨彥手其先世譜圖謁余寓齋曰以子倦倦于福清王先生則應知我祖吾祖蓋與步里同配稱三賢者也余驚喜執其手曰紫微先生固有後說

西廬文集卷一

十九

始余館震澤沈氏定軒桃源洞遺址在焉紫微墓當左隔間余每率諸生以杯茗奠之乃今得見其後人閱譜自先生至巨彥為二十世間無違者然先生之子孫正不以冤紱為榮先生之書不傳而先生之志可則方先生棄其鄉而從游于此豈以王先生為鄉里之舊葭學之親道在焉耳其後沈山長輒主先生而祖豆之亦道在焉耳故道之親親於父子苟非其道雖親為先生之子若孫未見其有當也然則世之所謂達者相矜以崔盧相夸以閻閔曷足道哉巨彥幸為大賢先生之後當思所以不負乎先生者去今五百歲其人若存相與振拔而興起謂世譜即道譜可也若世之君子志伊洛之學過三先生之廢祠挹其流風而思見其後人者則有巨彥在

與孝章

兩月前子舒來能道老兄近履蓋我輩物外人踪跡惟物外人領畧之雖親子弟絡繹其間不能知父兄之志則等于面墻而已拙集安付梓自去歲已成中二集因首集失去遂無意竟其事三十年心知惟老兄一人非老兄誰能明其

不得意者。世以一宋字。一僧字。量弟之詩。極不敢當。然弟心終不服。非老兄亦不能灸病得穴也。子舒行急病。勸此。幸小畫一幀。附供。

與沈情

王母食息何似。俯仰承順。知足下於庭閣。素有學問。故不面逾久。而烏石望州。無日不相見也。古人云。得意一人。是爲永畢。登高行遠。皆自此始。弱息蠢蠢。類非不可教語者。兒女子之私。不能不懷。琢磨成就。亦相勉于難而已。及王行吟憔悴。殊不忍觀。天下事苟不決絕。則人倫之合。不自今日。睚眦同心。不宜有怒。從來弱國之臣。寒士之妻。一倍難處。倏忽百年。已將過半。不宜更示乖端。生他人齒頰。以足下善于自處。必能委曲調護。使之幡然囑囑。

劉承雲七十壽言序

承雲劉先生之七秩。其嗣君萬公。及門人王公範等。合詞以請鄉國之高賢。丐詩若文。以爲先生壽。曰。吾父吾師。不屑一世之榮名貴仕。而專圖其所好。手一經。咀而嚼焉。不知有寒暑飢渴。以是自處。以是語人。故爲之弟子。信之如其子。

西廬文集卷一

二十

爲之子。信之如其弟子。噫。有是說。實如仲舒。弟子不知以爲大愚。達如淵明。而無令子。至引天道以塞悲。又其甚者。如昌黎。恐其或悖於籍。而不敢不貽諄于銀車。然弟子之譽可獵也。子之言不可罔也。世固有質質焉。終其身。不知父之所交何人。所讀何書者。卽或匪其弗類。而好尚不可以強而合。知識不可以強而齊。故父之信于其子者。鮮也。而又跡呢者。狎習常者。息父有信子。可以觀父矣。抑今所號爲師爲弟子者。座主耳。門生耳。榮辱得夫之所在。如市賈焉。豈有傳道授業解惑者。如退之所云乎。其間咕嚕之徒。曰師曰弟子。非師有遇焉。弟子以爲倖。則弟子有遇焉。師以爲寵。若蕭然環堵。聲光間寂。彼此非有所借。而曰吾師乎。此其所以信于其弟子。亦必有其故已。若先生者。內足以信其子。外足以信其弟子。合詞以請。不戒以孚。其詩若文。彙之成集。頌先生者。凡以先生盛德之充。愼思其所以得此而已。

徐田畢氏靜室引

適與諸生講孟子德慧章。商聲從徐田來曰。畢氏姑。以榮煢孤嫠。上奉老姑。下

撫稚子。持荼葑租。艱苦備矣。能以其餘力。讀佛氏書。出語有經生所不到者。有從頰項。亦以孤嫠。且無子。讀佛書先於姑。日夕過從。相慰藉。必以佛書。行且葺其先人之棄椽。置佛書繡羅。其中爲夏日冬夜之計。語我姑曰。燕燕于飛行。以待子矣。是不可謂疾中來耶。而惜其相率於佛也。余曰。佛何病哉。佛者。蓋孤臣孽子。貞夫怨婦之遠廬也。是人也。天不能蔽。而佛蔽之。不得於天。而託於佛。託於佛。可以無憾於天。非直無憾於天而已。又能思天所以成之之意。是天不惟借佛以釋憾。亦且因佛而致其意於人也。天之與佛。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者耶。吾嘗觀古人。如元城道鄉。了翁子瞻魯直輩。其於君父之大。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可謂盡出於佛。而亦未嘗不佛。卽今天地崩圻。其相携而逃於佛者。大都嚴氣正性之人也。佛何病哉。此二嫠之相率于佛。又何病哉。且道非男女殊。安見經生之必勝于藁巾。淳夫之女誠心。伊川稱之。是固非尋行數墨者所可量也。雖然。因緣時節。遲速不同。若項之無所顧藉。斷然欲行其志。知之者。非特不宜沮之。亦宜有以助之。若夫無子而代人爲之子。無

西廬文集卷一

二十一

父而代人爲之。父者。心無不同。而事則有異。天又將以其難者。專責於斯人。而益以諒其得於佛者。究竟何如也。商聲當有以告之。

西廬文集卷一

吳江張 雋非仲著

鄭汝聞字說名作

澤之茵兮。招予以佩兮。信紛紛兮。道阻隘兮。山之叢兮。結予以言兮。信龍菴兮。道阻深兮。唯聖人之無隱。唯與吸其不離。苟余情其信芳。孰異教而相師。恐語叟之卓卓。寄司南于晦堂。知鼻徹之爲顛。灑秋院之洋洋。是道也。吾道也。性也。有命焉。如秋陽之曠也。趨爾庭。步爾祖。爰作辭。賀諸古。

與斯錄白題

歲辛丑。余臂膝疾作。支拄小樓中。書楣間曰。一點殘山一行樹。半灣淺水半間樓。好事者爲足成小詩。頗諒予以筆墨致勞。正月末。遭荏苒。青毡不存。繼而家難。滄起。顧影自畏。平生之所尊聞。至此茫無用處。亦且慙其兒子。因憶古人都從憂患疾中討活路。支離委頓間。輒復取古今簡編而究圖之。其爛然而不

西廬文集卷二

余欺者固自若也。勞于筆墨者。仍以筆墨解之。孫敷不忍予勞。時或代之。春秋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約畧以進取有所不爲六字爲案。以子夏論學。子路問成人。子貢問十三章爲斷。定爲八門。一曰宗儒。二曰命世。三曰本行。四曰大節。五曰高蹈。六曰傳經。七曰覆教。八曰藝學。總之不離三代之遺者。近是。雖所入之人。各有所擬。其先後則因乎世。不類別也。總此二千餘年。若一氣網繚。亦無從而別其爲古爲今。間以吾人擔荷不力。獨病在委穢。故格外收一二氣魄力量者。以振作之。有是病。則服是湯劑。一編之中。從初至卒。無不可以自藥也。編成。額曰與斯。非敢竊畏匡之義。亦聊以自警云爾。

宋文憲

王者與必有名世。豈不信哉。將以起禮樂。成教化。非苟焉而已。故開創之臣。與開創之君。一也。書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使氣象有幾微之不相似。精神有幾微之不相入。不可謂之一也。有其人。無其遇。有其遇。不竟其業。君子傷之。方文憲就徵金陵。一時宿儒老師。抱禮而歸。太祖者。雲合響應。而文憲哀然膺主器

西廬文集卷二

爲藏身之固。其畏蒞之太甚也。則氣象之不相似也。故終其身。以文墨風議自居。而上亦止以文人目之。雖其猷可替否。有古大臣之所不能。而未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概。嶄嶄于朝。之間。暨汪胡之覆。亦未嘗有先幾辨奸之論。而第以其小心謹畏。揣揣若不終日者。以爲苟幸無罪而已。是豈人之所望于文憲者哉。蓋至變生不虞。視視子孫之屠裂。身雖幸赦。猶桎梏道死。讀遜志籲天之文。未嘗不爲之流泗也。要之文憲之大節。在預教太子。副天下之望。以此謝太祖之知已。幾麗于辟。太子乃爲之赴金水河。以死救之。曰師亡。義不獨生。公得此于太子。雖萬被戮。豈有悔哉。懿文之不祿。天乎。何獨爲公惜諸。

王忠文

天下有以聲取之者。有以實取之者。鄙生之聲。淮陰之實。不相掩也。必不得已。而用實。雖先之以聲。而不能遽動。火之熟物。在唇刻之間。實未至。則不可以遽糜。草之麗地。有絲髮之繁。實未至。則不能遽絕。太祖之于雲南。是已。太祖之天下。皆以實取之者也。其所爲書辭。遺告先之以聲者。特以寄其仁天下之心。而